

从晚明到民国，由才子走向大师，
看乱世中文化怪杰如何彰显自我。

文化怪杰

章玉政 著

狂士本色

刘文典



狷狂之名士 民国之硬骨
中国真正懂得《庄子》的人

一字之微，征及万卷——刘文典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刘怪杰
LIU GUAIJIE

刘

LIUWEN DIAN

文典

狂士本色

章玉政
著

© 章玉政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文典：狂士本色 / 章玉政著. —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5.9

(文化怪杰)

ISBN 978-7-205-08351-9

I. ①刘… II. ①章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3207 号

出版发行：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：110003

电话：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：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sh.com.cn>

印 刷：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：160mm×230mm

印 张：13.25

字 数：121 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：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韩 喆

封面设计：先知传媒

版式设计：白 咏

责任校对：王晓秋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5-08351-9

定 价：27.00 元



一个亟须被历史“打捞”的人物

目录

楔子	1
一、青春之火	5
二、大学之魂	31
三、风骨之彰	56
四、家国之殇	73
五、乱世之守	94

六、名士之风	138
七、涅槃之变	160
附录	
刘文典年表	186

楔 子

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，或者干脆低声下气，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“蒋主席”关上两个星期，更不需要“即日离皖”。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。

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：1928年11月29日，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，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，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大文学院院长刘文典问话，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。

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，连主席也不愿喊，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：事情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，我觉得其中尚有

内幕。蒋介石听了，勃然大怒：你这个新学阀，不将你撤职查办，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！

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，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“嗖”地站起身来，从容应答：“提起总理，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，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。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，但不等于理性成熟，些微细事，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。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，那你就是新军阀！”

结果可想而知。

骂蒋介石的时候，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，实际意义上的校长，大小算是个“官”吧。这个“小官”原本是应该对那个“大官”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，即使内心不愿意，表面装装也可以吧。可刘文典不！不仅不愿意装，还要与被国人视为“党国救星”的蒋主席对着干。

他的名言是：大学不是衙门！

这个刘文典到底是谁？他为何如此之“狂”？

打开“百度”搜索引擎，并不难查到刘文典的生平简历：祖籍安徽怀宁，1891年生于安徽合肥，原名文骢，字叔雅。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，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，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。早年倾心于民主革命，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华革命党，担任党部秘书。袁世凯逝世后，刘文典逐渐潜心于学术研究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

大等高校任职。晚年栖身于云南大学，直至终老。代表作有《淮南鸿烈集解》《庄子补正》《说苑斟补》《三余札记》《杜甫年谱》等。

报章零落的故事里，可以粗略看到这位“大师级人物”一生走过的辉煌：早年师承刘师培、章太炎，青年交游胡适之、陈寅恪，中年瞧不起闻一多、沈从文，老年批评过鲁迅、巴金，还曾追随过孙中山，营救过陈独秀，痛骂过蒋介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过国家一级教授，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发言，还被开国领袖毛泽东当面夸赞过。似乎曾经风光过，但最终却在惊涛骇浪般的批判中倒下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他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身影，渐行渐远。

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只可惜由于时光流逝、历史疏忽，目前所能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十分有限，现存的记录也是互相抵触、错谬百出。刘文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留给今天的最大财富又是什么？

卷牒之中，并无太多明确的结论。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档案、有限的回忆文字中去管窥这位老人丰富而艰难的一生。是的，关于他的最令人神往的人生段落，依然落定在那些被世人口口相传的种种传说之中。

狂傲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。就拿他“不称主

席”的举动来说吧，即便放在今天，亦堪称动人心魄的独立文人风骨。1931年12月11日，鲁迅先生以“佩韦”作笔名，在上海“左联”旬刊《十字街头》上发表《知难行难》一文，特意谈到了这件事：

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，因不称“主席”而关了好多天，好不容易才交保出外，老同乡，旧同事，博士当然是知道的，所以，“我称他主席！”

清高自守，不畏权贵，笑骂古今，是这些“狂人”区别于同世豪杰最为明显的特征，正如《论语》里所说，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，进取；狷者，有所不为。”

面对世俗的责难，面对风云的激荡，这些“狂人”每每抛出惊人言语，或左右乾坤，或推波助澜，或振聋发聩，或喃喃自语，均不失为时代的绝响。正是由于这些被人讥嘲为“疯言疯语”的声音存在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得以精彩传承。

颇为耐人寻味的是，越是在国势纷乱、动荡不安的日子里，这些“狂人”越是会在“狂放不羁”的外表下，坚守内心，落拓不偶，为国家的尊严、民族的骨气留存几分亮色。这样的人物，确应为历史所铭记。

刘文典，就是这样一个亟须被历史“打捞”的人物。

一、青春之火

“大海里尝了一滴水”

关于刘文典早年的生活情况，罕见记载。根据有限的资料综合可知，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布商家庭，父亲刘南田，思想相对比较开明。刘文典系父亲填房夫人所生，兄弟排行第三，时人因此偶尔戏称他为“刘三爷”。与他同父同母的还有六弟刘天达，成年后做过贵州省镇远县、云南省昆阳县等地的县长，两兄弟感情甚笃，来往密切。

可惜，刘文典的父亲没有亲眼看到这两个儿子后来的成就。在一次去上海购货的途中，突然发病，撒手西去。刘文典

兄弟姐妹一共七人，五男两女，全靠母亲一人辛苦拉扯。母亲抗战爆发前去世，晚年长期住在安庆，勤俭度日，当时刘文典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了。

刘文典自幼聪慧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因此被父亲刘南田寄予厚望，期盼着这个儿子长大后能继承家业，做个“洋买办”，光宗耀祖。幼年时代，刘文典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当地的私塾攻读“经书”和“古文”外，还跟随本地一家基督教会医院的美国教士学习英文。

当时，国内已经逐渐兴起“大谈洋务，讲究新学”的潮流。但对于年幼的刘文典来说，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完全陌生的西方文化，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。十几年后，他在《新中国》杂志周年纪念号上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生活，对于这段经历仍然是念念不忘：

这是我第一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触，看见他用的器物无一件不十分精美，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测的作用，心里十分惊异。我这时候的心情，竟和那荒岛里野蛮人初见白人探险家一般。读者诸君想必也都读过欧美探险家的笔记的，那上面所叙的土人初见白人的情形，就是我当年的写照了。我心里细细想着，西洋人真有本事，他的东西件件比中国人的强，难怪我们

中国打他不过，又看见他替人治病，真正是“着手成春”，那“剖腹湔肠”的手段，就连书上说的扁鹊、仓公都赶他不上。他又教我用显微镜看微生物，看白血轮，用极简单的器具试验化学给我看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，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。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，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。

这时候的中国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初叶，晚清政治的没落，撞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，偌大的校园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。刘文典尽管跟随这位教士学了一些西方的浅显知识，但“英文的只是些羊和狼说话、鹦哥和小孩子问答，汉文的只是些《创世纪》《大卫诗篇》之类。拿它和我们中国的书一比，觉得相差太远了”。

刘文典的世界一天天在放大，有限的知识接触空间，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与困窘。彷徨，独彷徨。他需要更大的舞台。而对于自己的眼界和学识，他早就感到不满意了。

于是，刘文典选择离开合肥，来到了安徽的通商口岸城市——芜湖。

安徽公学

明清以来，芜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个重镇。安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。

1904年初，胸中燃烧着革命火种的陈独秀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、吴守一商筹决定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发行业务主要委托绩溪人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，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，“表面普及知识，暗中鼓吹革命”。

1904年11月，《安徽俗话报》第17期上登出了一所学校的招生广告：“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，在长沙开办一载，颇著成效。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，跋涉维艰，兹应本省绅商之劝，改移本省。并禀拨常年巨款，益加扩张，广聘海内名家，教授伦理、国文、英文、算学、理化、历史、地理、体操、唱歌、图画等科。于理化一门尤所注重，已聘日本理科名家来华教授。”聘请的名家，包括陈独秀、陶成章、刘师培、苏曼殊、谢无量、柏文蔚、江彤侯、张伯纯、金天翮、胡渭清、潘赞化等，皆为时之选。这所学校全称为“公立安徽公学堂”，简称“安徽公学”。创办人李光炯，名德膏，安徽枞阳人。这位清末举人曾随著名学者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，因而萌生一种强烈的革新思维：中国要想转弱为强，局部改良不行，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，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。1904年2月，李光炯在湖南

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，接纳安徽在湘子弟，聘请革命党人黄兴、赵声、张继等人为教员。后来因黄兴、赵声等人事涉“结党谋逆”，安徽旅湘公学在长沙举步维艰，李光炯遂有了迁校的动议。

1905年2月，刘文典辞别父母，到达江城芜湖，正式进入安徽公学就读。刘文典早就听说，在他到芜湖读书之前，安徽公学就聘请过生来坎坷、性情怪异的“情僧”苏曼殊担任国画教员，据说还是陈独秀推荐的。从小缺少父爱的苏曼殊“足不出户，食宿之余，鲜与人语”，但他教起书来却有板有眼，个性十足。

在安徽公学，盛传着苏曼殊的这样一段趣闻。在长沙实业学校担任教员期间，有一次苏曼殊授完英文课，请一位学生回答叩门的“叩”字英文怎么写。学生答不上来，苏曼殊随即喊他走上讲台，拿起一本书边敲这个学生的头，边大声诵读“Knock”，连敲了十几下，然后问道：“现在记住了吗？”那个学生哭笑不得，赶紧回答：“这辈子都不敢忘了！”

尽管无缘亲眼得见“佛界狂人”的上课风采，但蔓延在安徽公学里的这种自由教育氛围、个性教育特色，还是给年少而怀有梦想的刘文典带去巨大的冲击。他意识到，他将在这里收获的不仅是书本上的那些陈文旧典，更是大师们“狂傲不羁”的人生态度。

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员是陈独秀。陈独秀上课不拘小节，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，什么纲常名教道尊严，全不放在眼里。受陈独秀影响，学生写作业时也常常冒出“新”思想。一日，陈独秀批改作业，见一学生作诗“屙屎撒尿解小手，关门掩户圈柴扉”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他用毛笔在一旁批了“诗臭尿腥”四个字，然后又加了两句诗：“劝君莫作诗人梦，打开寒窗让屎飞。”

“年轻的刘文典在这样一个充满民主革命气氛的新环境中，大开眼界，他对陈独秀很是钦佩，并且从陈独秀那里接受了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。”刘文典在安徽公学读书三年，陈独秀的这种“狂傲之气”，也逐渐在他的灵魂中沉淀。

“激烈派第一人”

在安徽公学，刘文典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人物——刘师培。

刘师培，字申叔，号左龢，江苏仪征人。1902年，刘师培在乡试中举后，认识了上海《神州日报》的主笔王郁人，受其影响，开始倾向于民族革命。1903年3月，他干脆直接跑到上海，与蔡元培、章太炎等人订交。章太炎当时正致力于用古文经学驳斥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今文经学，一看到来自江苏仪征

的刘师培，当即引为忘年之交。在章太炎的影响下，刘师培很快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政论著作《攘书》和《中国民约精义》，主张“攘除清廷，光复汉族”，并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“光汉”，并为《警钟日报》《中国白话报》等报刊撰写反清革命文字时，署名“激烈派第一人”，振臂高呼，“十八省的河山都被异族人占了去，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，断断不能立国。”

1904年冬，由刘师培与著名报人林白水共同主笔的《警钟日报》因所刊的文章痛骂德国侵略者，被当局查封。暗杀失败，报纸被封，刘师培在上海已无立身之地，于是跑到浙江秘密活动了一段时间后，化名“金少甫”，经镇江赴芜湖，到李光炯创办的安徽公学担任教员。

刚到芜湖任教不久，他就发现有个名叫“刘文典”的年轻人聪慧好学，功底扎实，遂着意重点培养。仪征刘家治学严谨，子弟启蒙入学，必然是先从《尔雅》《说文解字》读起，训练训诂的基本功，而不像其他私塾的学生那样一开始只读些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之类的启蒙读本。刘师培将家中这种严格训练基本功的严谨学风，带到了安徽公学。

在刘师培的悉心教导之下，刘文典打定了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”的信念，不但做起文章来要“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”，就是平常写起字来，也故意写得古古怪怪的，表示他懂得“古”，譬如“刘文典”这三个字，“刘”字不见《说文》，